

# 國際東方學者會議

雷崧生

本年（一九六七年）八月十三日至十九日，第二十七屆國際東方學者會議，在美國密西根大學舉行。筆者幸獲參預，謹提出簡要報告如下：

## 一 緣起

十九世紀中葉，西歐諸國的學者，先後有東方學會之組織。爲着互相聯繫與交換研究成果起見，法、英、德等國的學者，於一八七三年舉行國際性的學術會議於巴黎。這實是國際東方學者會議的嚆矢。此後，除開國際戰爭爆發，不克召集而外，該項會議大抵每三年舉行一次。

本年舉行的第二十七屆，是該項會議在美國舉行的第一次。籌備工作早於一九六五年開始。密西根大學被選定爲會議的地點。良以該大學設有近東語文系、遠東語文系、中國研究中心、日本研究中心、南亞與東南亞研究中心、近東與北非研究中心、與亞洲圖書館等等。而今年適爲該校的一百五十年紀念。

## 二 會員

參加本屆會議的會員，共若干人，來自何國或地區，都無正確的統計。會議初期，祕書處曾印發會員名單，雖續有補充，而遺漏仍多。會議將結束的前兩日，若干遲到的會員，仍然趕來繳費出席。據開祕書處會於一九六五年底，發出邀請書千餘份。未收到邀請書的各地學術機關或學者，不妨去函索取。在會議期內，任何人前往密西根大學，向祕書處繳納登記費二十元者，均得出席會議。因此，一般估計認爲出席會議的會員，當在二千四百名左右。其中來自美國各地者達九百人之多，來自日本者，約兩百人，中國學者來自美國、台北、以及世界其他各地者，亦不下百餘人。拉丁美洲諸國的會員，復多攜眷屬到會。

出席會員並無必須提出論文的義務。依照會議章程的規定，會員資格的條件有二如下：

## 國際東方學者會議

甲、接受組織委員會的邀請。

乙、出席各項會議，或出席並提出論文。

因此，大多數的會員，是出席會議的，而並無論文提出。他們或參加討論，或終席不發一言。其目的只在與同行的學者們，作各種的接觸。會員們即或提出論文，也可以僅把題目或摘要，送達祕書處，而並不須宣讀。由於會期的短促，爲尊重來自美國外的學者起見，他們的論文得優先宣讀。

來自美國外的會員，還享有其他的優待。第一，他們得以極爲低廉的票價，搭趁該會議所包定的飛機：巴黎底特律間的來回機票，僅七十元；東京底特律間的來回機票，僅一百元（日本學者須付二百五十元）。第二，在會議期內，外國會員的膳宿，全部由該會議招待。第三，會議結束以後，外國會員轉往華盛頓與紐約，參觀遊覽，亦由該會議供給旅館與交通工具。至於來自美國各地的會員，每日須繳付膳宿費八元，也不得參加華盛頓與紐約的旅行。

## 三 論文宣讀與討論

論文的宣讀與討論，分爲十組進行。十組的名稱如下：

古代近東組。

近東與回教世界組。

古代南亞組。

近代南亞組。

東南亞組。

早期中國組。

近代中國組。

日本組。

韓國組。

中亞與阿爾泰研究組。

提出論文的會員，均事先將其論文的摘要，寄達祕書處。但是，開會時，論文的摘要，並未油印分發，一反其他國際學術會議的實例。祕書處備有影印的論文摘要三份，彙訂成冊，存放該處，以供會員們的前往查閱。由於祕書處距會場頗遠，而每日宣讀的論文，臨時多有變動，會員們遠赴祕書處，翻讀論文摘要者甚少。厚帙裝訂之不便瀏覽，更不消說了。

論文的宣讀，以二十分鐘為限，而討論時間則僅十分鐘。每天上午開會一次，每次約三小時，宣讀論文不過五六篇。同日宣讀的論文，是否互相關聯，或大致構成一個體系，視各組的情形而異。東南亞組的會議，往往冠以一個總題目，如政治、地理、語言、文學、與華僑等等。其他各組，或有或無，或某次會議偶爾有一個總題目，大概繫於各組主席的興趣。除開上述十組而外，該會議還舉行小型座談。與我們有特別關係的是：「亞洲法律觀念之演變」與「亞洲研究之圖書館資源」。

#### 四 早期中國組與近代中國組

中國籍的學者，除開宋越倫先生參加日本組，札奇斯欽先生參加中亞與阿爾泰研究組而外，都在早期中國組或近代中國組裏。

早期中國組由倫敦大學教授杜希德 Denis Twitchet 擔任主席，每日上午九時至十一時半開會，共八次。會議前，祕書處會公布該組論文題目六十九篇（未公布者尚多），內蘇俄代表團有七篇。作者名字之後，附以「蘇俄代表團」字樣，頗為許多會員所詬病。這些蘇俄作者，後來都以政治上的理由，拒絕出席本屆會議。

會議開始後，祕書處增減上述論文題目為六十四篇，內四十篇擬予以宣讀，二十四篇則否，宣讀時復臨時予以調動。若干會員的論文，預定予以宣讀者，由於其本人的請求，並未宣讀。反之，若干會員的論文，預定予以「冷藏」者，亦由於其本人的請求，而提出宣讀。

近代中國組由哈佛大學教授費正清 John K. Fairbank 擔任主席，每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開會，共六次。會議前，祕書處會公布該組論文題目七十二篇（未公布者尚多），內蘇俄代表團有兩篇。會議開始後，祕書處增減上

述論文題目為六十篇，內三十五篇擬予以宣讀，二十五篇則否，宣讀時復臨時予以調動。

早期中國組與近代中國組之分野何在，主持者未作權威性的說明。或謂以鴉片戰爭為分水嶺。論文之涉及鴉片戰爭以前者，屬早期中國組，以後者屬近代中國組。檢閱公布之論文題目，此說似無大誤。在近代中國組所公布的六十篇題目中，涉及清代者二十四篇，民國者十二篇，涉及自由中國或臺灣者五篇（美國政策、技術合作、宗教、勞工、與農佃），涉及中國大陸或中共者十篇，目錄學與方法論者四篇，其他雜類五篇。涉及中國大陸或中共的十篇題目，分配如下：由共政權與中東一篇，由共與北韓政權一篇，中共經濟一篇，馬克思主義與中共兩篇，毛澤東思想與詩歌三篇，文化革命與紅衛兵兩篇。十篇中之經宣讀者，為德國馬堡大學教授赫爾特 H. Hertha-Hindt（兩年前訪問台北，曾在輔仁大學講演）的「中共之中國因素與馬克思因素」，頗會引起爭辯。

會議論文，總計當不下千餘篇。由於經費的拮据，祕書處宣布：僅能印行一種「摘要彙編」。它通知會員們之提出論文者，各自準備一項摘要，不得少於三百字，也不得多於五百字，並且不得附有任何東方文字或圖表，於一九六八年六月一日以前，寄交祕書處編印。因此，我們將永遠無法窺見這些論文的全貌。並且，研究中國歷史的著作，如果沒有中文的附註，幾乎是不堪卒讀的。

#### 五 結語

第二十七屆國際東方學者會議，無疑地是一個相當成功的會議。主持該項會議的機構，以其有力的號召與雄厚的財源，不僅集各國學者於一堂，從事於若干專門問題的研究；並且集各國學者於若干宿舍裏，使他們在宴居與休憩的時候，也有不拘形迹的接觸機會（筆者即與一西德學者共室）。會議完畢以後，它又在華盛頓與紐約，提供了一個參觀文化機構與遊覽風景，兩不偏廢的旅行，使他們看到美國的首都和其第一大城市。

但是，會員們對於整個的會議，終難免「雜亂」之感。（會員們的大批湧到，也許是祕書處所不及料的。）尤其是論文題目之未予全部公布，論文摘要之未克印發，宣讀選擇之漫無標準與一改再改，不得不視為是「美中不足」之舉。